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之三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鼎叔父重訂

唐

陸宣公贄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于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宋王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贄元。

廢任莫追于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于將來。用
宣公語意

李晟收復京城。朱泚亡走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
露布上行在。畧曰逆賊朱泚委身凶德。假翮奸徒。
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
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未云臣以肅清宮禁。
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及此。感涕失
聲。左右六宮皆嗚咽。論者以有唐一代捷書露布。

無如此者

韋臯破吐蕃露布亦是于公異代作。通篇用成句
妙絕。其文云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主。夷不亂
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又云懷臯鷗銷。稔診。稟仰天
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克塞。我武惟揚。
又云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旼。楚氛甚惡。輒興衷
甲之謀。蠢爾爲讐。整居匪茹。又曰盍竄匿於龍荒。
復虔劉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陣隍。修戈矛與同。

仇靡室家不遑處。又云鳥蠻撓其心腹。回鶻擣其
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又云九攻九却之計窮。
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
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穹廬魚潰。旣脫兔犇谷。
靜山空。行就焉。耆之僂。區殫域滅。汜聞智盛之降。
未云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竒堂
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
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

何力焉。

扶風郡掘地得金盞甕。于公異狀進云表孝通
誠美。已彰于盈缶。徵神錄異。慶常美于化鈞。况其
賦質堅剛。鑄形盞竿。膺大雅獻酬之用。告太平歡
樂之符。時佇休明。潛耀久同于瓦礫。道合交泰。成
器堪佐于尊壘。

德宗朝制誥闕人時有與韓翃同姓名者。中書具
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

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
翊蓋翊在幕府久。諸藩牋表多翊之筆。帝素知其
名也。嘗爲田神功作謝茶表云。榮分紫笋。寵降朱
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香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
相歡。撫心是荷。高仲武謂翊一篇一詠。朝野珍之。
爲多士之選云。

元和初。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猶未請老。裴晉公
度時知制誥。因高郢致仕。命詞曰。以年致仕。抑有

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佑也。

元和九年。裴晉公爲御史中丞。十年。遷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昌黎愈時知制誥。代爲讓
表云。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
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又
日受恩益大。顧已益輕。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
謗有丘山之積。又日豈意陛下擢臣于傷殘之餘。
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

舉伊尹于庖厨。高宗登傳說于版築。周文用呂望。于屠釣。齊桓起甯戚于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晉公覽表大喜。遂不復更一字。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以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口占奏狀云。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不亂。

昌黎爲宰相。賀雪表曰。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于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昌黎爲袁州刺史。有慶雲見州西北。至暮方散。乃以表圖稱賀云。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燿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拘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

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時元和十五年六月也。

舊大朝會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謂之南宮舍人。柳河東宗元在儀曹。表文多出其手。賀冊尊號有云。潢汗比陋。河清幸遂。于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于萬歲。其自叙處。插入祝意。妙哉。句也。凡此樣表。必有此樣句。乃能動人。

唐初沿六朝綺麗之風。賓王輩四六。鞏悅寔工。丰骨稍掩。至河東始麗。以則賀甘露表云。朝光初燭。方湛湛而未晞。晨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金莖玉露。只在河東公唇吻。

河東賀雨表。凡五有日。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旣宣。遂洽漏泉之澤。有日布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俱深。有日未成旱漢。

之虞已積幽勤之慮。衆靈受職。蒼蔚且躋于南山。百穀仰榮。霧霈遂霑于東。作有日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于肥磽。滲漉盡霑于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日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初芒灑于上宮。遂霧霈於率土。殷后徒勤於自剪。周公空媿於舞雩。昔人謂子厚諸山遊記。將歿物俱說活了。觀諸表說。天人感應處。若有盼嚮。信筆端巧奪化工矣。

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產嘉瓜二實同蒂。觀察使賈全進圖宣示百寮。河東表賀曰。質惟同蒂。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東陵咏嘉賓之會。未聞感通若茲昭著者也。

河東又有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

曰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
表異。靈化非常。敷彼清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
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
白質。乘秋果應于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于土
德。况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
和風孕玉。靈氣陶蒸。是皆發自聖心。達于天意。周
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青蓮合權
蓮子瑞之小者。宿麥穰嘉穀茂瑞之大者。篇終及

之有旨。

河東進瓷器狀云。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
陶蒸。自無苦窳。含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所進陶
器耳。而文雅乃如是。

唐制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百官。
各有差。王維詩云。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
闕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闕御苑鳥銜殘。歸鞍競
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

官○還○有○蔗○漿○寒○子○厚○爲○武○中○丞○謝○賜○表○曰○使○發○九○
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背○
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此○數○語○與○摩○詰○詩○
並○膾○炙○人○口○

子○厚○在○柳○州○得○進○奏○官○狀○逆○賊○李○師○道○就○戮○淄○青○
悉○平○恩○制○大○赦○爲○表○賀○曰○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
爭○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五○兵○永○戢○七○德○無○虧○
合○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霧○息○已○

望○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爲○裴○中○丞○
表○賀○赦○日○虞○巡○可○復○告○成○將○慶○于○岱○宗○漢○典○方○興○
講○禮○再○榮○于○闕○里○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
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
音○

宋○延○清○之○問○代○田○歸○道○讓○殿○中○丞○表○有○云○足○臨○鯨○
壑○未○偕○聞○寵○之○憂○首○戴○鰲○山○豈○喻○承○恩○之○重○柳○子○
厚○爲○樊○左○丞○讓○官○表○亦○有○云○泛○大○鯨○之○海○但○覺○龜○

搖戴巨鰲之山。未如恩重。張燕公謝衣藥表有云。當褫從服。轉承直吉之衣。宜肆典刑。反加有喜之藥。令狐楚謝春衣并端午衣物表亦有云。罪當褫帶。忽頒御府之衣。憂可傷生。重延長命之縷。柳語全出于宋。令狐語全出于張。

令狐楚爲太原從事。自掌書記。靈武破。吐蕃楚表賀云。伏惟陛下。臣妾兆人。庭衢六合。溟波靜息。車軌混同。萬里清平。三分底定。兵旣落于天上。虜乃

陷于殼中。箝口之馬。僨車而繫者。千蹄。辨髮之人。輿屍爲俘者。萬指。遙知水赤。坐想風腥。又恩赦表云。幽室盡曉。枯條遍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籠鳥。飛舞。楚才思俊。灑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

令狐楚自河南召入。至闕。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慮馬死。帥或加罪狀。請一字爲據。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

師唯恐傷人。屋倒闔鄉。常侍豈宜問馬。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

唐京兆府解送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小宗伯倚而選之。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試。榜云特加試五塲。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常年以清要詩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惟盧弘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塲。有馬植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

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旣而試登山採珠賦。畧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楚大服其精。當遂奪弘正解頭。後弘正自丞郎使判鹽鐵。俄爲植所據。弘正以手扎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齟務。又中老拳。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日午扣門。試官令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彞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彞奮筆

斯須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
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日喬彝崢嶸
甚以解副薦之可也

明皇晝寢夢有藍衣鬼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上
帝命我除虛耗之孽帝覺乃命工繪像歲盡以賜
羣臣後因爲例劉禹錫謝賜鍾馗并曆日表云圖
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律曆敬授四時施張有嚴
既增門戶之貴動用叶吉常爲掌握之珍

唐宋皆有賜鍾馗故事吳仲卿爲相受賜神宗
酬賚賜內臣五千明年復賜吳戲同列曰一馗
足矣皆大笑

長慶初幽州軍士作亂詔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
節度使元稹行制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
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
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爲捶楚妄作威靈不均
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之撓變職此之由不

有將材。孰懲兒戲。唐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此制可謂明見萬里之外。

憲宗采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序。寫于屏風。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表賀。白居易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用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

之象。又曰。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亦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表賀。答詔勤渠如此。亦幾于叢脞矣。

白樂天甲乙判凡數十條。按經引史。比喻甚明。此洪景盧謂其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

有怒。曷陟岵之無情。又辛夫遇盜。死求殺盜者。許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寃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又丙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丙于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于鼓鐘。好合有傷于琴瑟。旣愆夫義。是棄

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丙請預附馬。所司糾云。丙庶子也。且違格。令科家長罪。不伏。判云。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之匹。雖則未獲。真人預傅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况娼連天族。榮冠人倫。嗣旣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甲夜行被執。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馬用出以戴星。同宣子候朝。胡不退而假寐。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

父告饑以餉餽之。乙怒出妻。判云：夫也望深，饑彼方期相敬如賓。父兮念切，囂然旋聞。受哺于子，義雖乖于齊體。孝則見于因心，盍嘉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親是念。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効士二其行，丙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縕，丙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丙不

伏判云：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行詐。論辜况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亦存，而弗論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皆不肯人情，合於法意。真老吏判案，若金粉淋漓，又其餘事耳。

李程初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楊於陵遇程於省門。詢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謂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迺於故冊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詣主文。給以舊題舊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何以待之。主文曰有卽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落卷面對不差一字。主文致謝。於是擢爲狀元。前榜已出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

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愈於已。專馳介取。至將啟緘。色尚不豫。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端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杜樊川牧四六。多雜散語。惟宴畢殿前謝表最謹。嚴其文云。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壺。食置雕盤。列圭

組以成行。酌金壘以爲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旣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

武宗素重封敖。拜爲翰林學士。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竒澁。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以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以爲不可。惟德裕籌計指畫。竟立竒功。武宗深賞之。封衛國公。爵太尉。其制語有過橫議于風波。定竒

謀于掌握。逆稹盜兵。壺關畫鑠。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追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遺敖。

李贊皇嘗左宦宜春。盧肇以文見知。肇工于賦咏。見有舞柘枝者。賦云。帽瑩隋蛇。熠熠泛蘭之露。裙翻莊蝶。翩翩狎蕙之風。牛竒章亦重其文。嘗延于中寢。會侍妾沐髮。方捧髻插釵。竒章曰。何妨一詠。

肇卽應聲曰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
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織手整金釵。
令狐絢是楚相之子。宣宗朝亦大拜。謝賜口脂紫
雪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雲花之狀。職當
喉舌。匪效魯廟之三緘。任在爨調。請獻謝連之六
出。人以爲得宰相體。

李商隱初不喜對偶。從令狐楚學。遂以箴奏見知。
有爲滎陽公桂州謝上表云。三梁路阻。九嶠山遙。

浮江遇楚澤之萍。望國隔番禺之桂。遐思白鳥。率
颺音于周圍之中。遠羨仙萸。永固本于堯階之上。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云。奉違軒鏡。幾落堯萸。比
園葵以自傾。晝唯向日。羨海槎之不繫。秋則驚天。
商隱又有爲滎陽公端午謝賜物狀云。五神定位。
祝融司長養之功。六律鈞和。蕤賓有酬酢之義。故
節推戴禮。日著漢儀。彼艾人遠具於歲時。角黍近
標于風土。乃耆舊傳聞之未。亦君親慶賜之原木。

云况又將以朱絲縈諸畫軸。用禳故炁。兼續殘齡。
爰自微臣。頗流諸校。鞠躬被寵。全踰錫帶之榮。觀
物傳輝。實動請纓之思。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
右鱗次。號獺祭魚云。

溫庭筠才思豔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
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爲溫八吟。李商隱謂曰。
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
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溫庭筠遇宣宗于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
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叅簿將
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
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後光啟中。
庭筠子憲爲山南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屈
日。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
不侯之將。人多憐之。

宣宗舅鄭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

白屋同愁。已失鳳樓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左右對掌書記田絢。上欲以翰林處之。論者以不由進士科。又無引援。乃止。咸通間。劉瞻爲荆南節度使。時溫璋貶振州司馬。仰藥卒。韋保衡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豆盧瑑甫近開讌。堅請假往洛下拜慶。及同年讌曲江。瑑以雕幃載妓。微服。鞞鞞縱觀其側。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攬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王徽在中書五年後。繼盧携爲相。只一日。及除昭義節度。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時田令孜聞黃巢已

入關。乃歸罪于盧携而薦王徽。裴徹是日巢入長安。僖宗幸蜀。

裴徹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陳敬瑄迎帝請幸成都。進爵太尉。賜鐵券。其文曰。烹巨鰲者鼎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劍倚于青天。旣立異勲。勉膺殊寵。朕稅駕褒斜。省方邛蜀。匍匐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龍宮。致朕身安。由鄉忠

蓋今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泰山而立誓。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此朋龜筆也。然父子豈必皆賢。世降宜有等殺。免其十死。則亦何所不至。唐制如此。藩臣烏得不亂。

按敬瑄令孜兄弟也。僖宗善擊毬。令孜使敬瑄擊毬得第一。鎮西川後。令孜得罪。亦被流。會昭宗立。不奉詔。令孜自出監西川軍。又召王建勳。

之亂建屢請殺二人不許乃使人告敬瑄作亂
令致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
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
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于闕外。先機恐夫于穀
中。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德宗朝主文權
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
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僖宗朝有秦韜

玉者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
判。巖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勅放第。仍編入其年
榜中。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畧曰。三條燭下。
雖阻文闈。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盧光啟受知于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
疏一事。別爲一幅。朝士效之。蓋重叠別紙。自光啟
始也。其族弟汝弼爲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有云
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自謂人曰。天生赤

子朱耶供我之筆。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畧如告詞李商隱樊南集羅隱湘南雜藁皆有之故韓昌黎送石洪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鏐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雪水累歷星霜克循廉

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倘聞佐理之能豈恡超昇之獎此牒當時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然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羅隱初遊京師不遇歸謁錢武肅辟爲錢唐令尋掌書記時鏐初授鎮海軍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隱隱曰是自賈征索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弊有天寒而麋鹿來遊日暮而

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暉，表曰：左則姬昌半字，右則虞舜全文。京師稱爲諸鎮第一。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文《江潛亦以此擅名賦》、唐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灰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小如于飛鳥，羽衛參差。

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之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于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愴于平生。又賦景陔井云：理昧復隍，處窮泉而詎得識。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于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于夜壑。荒涼四面，花朝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空啼碧溜。莫可追陪，玉樹之歌聲逸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又賦館娃宮云：

花顏縹渺。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
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
幕。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
觸之濤。又賦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
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又賦秋色云。
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
悠。又賦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
論功晝夜。嫦娥之奔月。非優。凡此十數聯。皆研確

精微當時傳諷

黃滔爲王審知推官。審知遺之魚。徐寅代爲謝牋。
曰。銜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彫盤。便到馮驩。
食處。當時亦大稱之。

寇豹謝觀同在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尚。豹
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
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
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

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服。

楊用修與諸才士宴集偶談及此一客效之作
黑賦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
來九年閉目。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照。或謂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日火曰血不免著

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于一客改之曰堯時
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
用修謂曰血曰火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
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
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
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
落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况余居
堯山堂與家兄春甫後談及此春甫應聲曰驪

驥成羣。雲暗陰山之北。烏鴉成陣。風霾柏府之旁。洗硯而墨池渾。迴車而耘林暮。並不作黥鬼簿語。因相與鼓掌大噱。

潤州金山寺居大江中。張祐孫魴留詩爲第一。張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魴詩曰。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

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魴初避亂。依鄭谷于宜春。頗爲誘掖。後有能詩聲。終于南唐。魴父畫工也。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韋莊唐末舉進士。李絢爲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辟爲掌書記。時一縣宰乘時擾民。莊爲建草牒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時以爲口實。

後唐莊宗滅梁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因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窓賦云。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歇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監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九封。

江文蔚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

沅吳承範湯鵬范禹稱五人爲學士。范初冒張姓。後入蜀有謝啟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此語殊露然。殆有所本。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議者謂公雖襲用古人

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之四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鼎叔父重訂

宋

太祖之受周禪也。百官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意希大用。及范質拜相。穀草制詞曰。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于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終身不獲大用。

陶穀使江南日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匱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陳希夷博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隱華山晉漢以後每一朝革命頓感數日及聞宋祖登極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平興國中嘗兩入朝皆以賓禮見後再召乃表辭云九重仙詔休教彩鳳銜來一

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帝深諷之

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張洎在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答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

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于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講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

王元之謫居黃州。後徙蘄。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歿報。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踰年果卒。

杜詩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王元之臨終作遺表曰。豈期遊岱之鬼。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廼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

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于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于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日。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真宗每賜進士第。必召高等數人。視其器識。察其形神。取其文詞。有理趣者。始擢第一。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止。詎聞公餼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

大中祥符間。龍溪邑民于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

一圍潤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漳州守王冕列表以進。其畧曰。吐非蛇口。產異蚌胎。熒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遐稽信史。迥殊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表出一時傳誦。稱其妙絕。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久之作陳情表。叙策立之勞。有云。臣有彌天。

之罪亦有彌天之功。乃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谷春生于腐草，廢爐暖發于寒灰；繫鳥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遂逃鼎俎之橫災。語亦工而有味。

丁晉公南遷時作南嶽齊疏文有云：補仲山之袞。

雖罄一心調傳說之美，難諧衆口；後人改云：雖曲盡于巧心，終難諧于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于補袞况覆餗折足之際。何取于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

丁晉公進新茶表云：產異金沙，名非紫笋；江邊地煖，方呈彼茁之形；闕下春寒，已發其甘之味。有以少爲貴者，焉敢韞而藏諸；見謂新茶，蓋遵舊例。

李後主歸宋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慎修李氏之舊臣也。其表畧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卽乞徐元橋。元橋方在幼年。于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銀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橋。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歿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覲。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奉聖肯光祿寺丞徐元橋。

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後楊大年億作慎修墓志云。俾事舊君。是爲上介。思喬木于故國。尚見世臣。曳長裾于王門。兼掌記室。

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人。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歿。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楊文公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旣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

鄰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啟謝朝中親知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啟與親知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當事諸人益惡之。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而公自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知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改之。

鄭戩知開封府。又知杭州。及知長安。謝表曰。聽嚴城之更鼓。未卜何辰。植勁柏于雪霜。更觀晚節。上曰。戩器識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詳試于外也。天聖中。劉子儀筠有賀五王出閣啟。其間一聯隱

用五字甚佳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
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

范希文仲淹少時作壘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
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世
味故得壘之妙處

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
爲藻鑑倘使削平僭亂請就于將人皆期其有將
相器

公又爲水車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
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謂水車唯施于旱
不旱則無所施公在寶元康定間邊鄙有警驟
加進擢晏靜則置而不問與水車何異

范希文少孤隨母適朱氏因冒其姓登第時名朱
說後復姓謝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
在強秦入境遂同于張祿用蠡睢事精切如此
范希文謝賜鳳茶表云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

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清爽。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餅爲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韓魏公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云。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公本相人。自宰相出判。故云。

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卽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後除樞密使。

孔道輔上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乃出知隨州。謝表曰。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朝廷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夏英公竦辭免起復。奉使契丹。表畧云。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侏之音。又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

之賜。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以生事對熟事也。歐陽公修甚稱之。後作歸田錄改云義不共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陋習。故英公此等語見稱于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什伯于此矣。

陳恭公執中素不樂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歐公還朝爲學士。陳爲

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美辭。至云杜見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便與我深知者。不能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歐陽公乞休致表曰。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客有面歎其雅致平淡者。公曰。尚不如老蘇秀才。

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復何求。蓋老泉
牋中語。公甚愛之。

宋朝百官致仕。宰執換東宮官。歐陽公始以太子
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其謝表曰。道愧
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晝殿之清
名。自是以爲例。

宋人四六。以楊大年劉子儀爲體。必謹四字六字
律令。然其弊類俳。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

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不免作自及第。遂棄
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于職當作。亦不爲作。其毫
州謝上表云。昨怨出仇家。搆爲死禍。造謗于下者。
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
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又乞致仕表云。伏
念臣家世卑平。性姿中下。少從官學。未免饑寒。不
自意于遭逢。遂進階于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
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

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于機政。卽願謝于軒裳。諸表脫去。哇逕與楊劉自是迥別。

景祐初。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莘皓以見收。仁宗怒。日後世得不詒其子孫。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岸別進云。久淪崑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于喬林。鸚薦屢光。

于鄉校。縱轡誠虧于遠。到搏風。勉屈于卑。飛上頗悅。

錢希白。易子彥遠。明逸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旣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啟賀藻。知制誥日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鄭毅夫。獬少年自負。監中送以第五。意甚不平。其謝主司啟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

第五。

鄭毅夫久負魁望。滕元發甫名亦不在其下。及廷試園丘象天賦。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賦破。滕云大禮必簡。園丘自然。鄭云禮大必簡。丘園自然。滕卽歎服曰。公在我先矣。滕嘗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猷祗愛君。咸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第三。鄭却無陞謝之備。遂爲滕記。神宗首用富鄭公弼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

館大學士也。制乃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草制。其末曰。上寅亮于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

安于兆民。外鎮撫于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

富彥國辭起復表云。况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輔聖明之期。安有隳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陛下馭國之方。盡欲不遺于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必恐有誤于蒼生。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觀未還。假此充員。豈堪應務。伏望日月臨照。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

之。苦。曲。矜。未。志。得。滿。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于。溝。壑。清。光。咫。尺。終。期。伏。望。于。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富鄭公居洛。文潞公彥博等用白居易故事。就鄭公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鄭公在筵。潞公請范純夫祖禹作致語。曰。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鄭公大喜。

熙寧間。鄧溫伯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

誠○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四
句○一○字○不○着○安○排○真○大○方○語○也○王○荆○公○安○石○退○居
金○陵○屢○用○之○賀○冊○皇○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
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有○儆○戒○相○成○之○道○
王○介○甫○賀○生○皇○子○表○云○鳧○鷖○之○雅○媚○于○神○祇○芡○苡
之○風○燕○及○黎○庶○弓○韜○嗣○燕○禡○之○報○旄○旗○仍○罷○夢○之
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
之○繁○此○數○語○驟○而○視○之○如○布○帛○菽○粟○只○在○目○前○徐

而○察○之○若○規○矩○范○型○不○可○增○減○所○謂○風○行○水○上○不
求○文○而○自○文○者○

許○貳○卿○奕○丁○難○服○除○入○朝○謝○啟○曰○終○三○歲○予○寧○之
制○予○寧○二○字○或○謂○卽○喪○與○其○易○也○寧○戚○殊○無○意○義
蓋○漢○詔○士○大○夫○遭○父○母○喪○者○予○寧○三○岁○卽○假○寧○之
寧○俾○之○治○喪○耳○王○荆○公○謝○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
侍○令○卞○傳○宣○撫○問○表○曰○飭○鑿○遣○使○已○叨○訓○勉○于○禔
身○輟○侍○與○寧○重○累○顧○哀○于○慈○子○正○以○與○寧○爲○給○假

也。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樞密使副。又薦代已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

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言荆公家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日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于保身。忠每懷于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况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哲于隱微。解澤頻繁于疎逖。所謂邇言易間。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于位。公作挽。

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絳爲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旣相。神宗欲慎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何如。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耳。况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

士。中外大驚。旣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叅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啟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脰。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詩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

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于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叅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蠡智窮于測海。蚊力困于負山。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

神宗自穎王郎位。元豐中陞穎州爲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罷叅政作穎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

畧曰燾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

元章簡公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牛酒。尚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寧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

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又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其腦詞。若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猶病其先後失倫云。歐陽公致仕表有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于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于靈沼。元厚之作。致仕表云。踰踰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髡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字之高。華微藿旣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

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于君父也。蘇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日華明潤用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

諫臣被黜到任。謝表往往詆訐。熙寧三年傅獻簡堯俞言新法不便。謫知和州。表云以臣性本天成。惟朴忠之是徇。謂臣官有言責。盍去就之。當然人以爲得體。

劉丞相摯舊以詞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

其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論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于奉行德澤。汪洋易于宣究。人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莘老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此真罷相表也。

劉丞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挺之。自禮部侍郎除中

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語俱莊雅可誦。

劉斯立。跋丞相長子。賢而能文。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斯立以啟謝執政畧曰。晚歲離騷。難招魂于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于故人。用李衛公夢于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

一木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

語于故人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啟畧云。雕蟲篆刻。童子尚耻于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于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歿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

切類如此。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王華陽珪居政府日久。生日禮物謝表最多。有云。記犬馬死生之日。知有感于劬勞。推君臣同體之心。欲俯均于憂樂。或謂以犬馬對君臣未妥。又有云。祿不逮于養親。空懷永世之慕。忠可移于報主。何惜一身之捐。又有云。笥衣出賜。衰微不稱于身。章廐

乘分班。勉強自慚于駑力。又有云。餼羊豐碩。蓋使知自養之榮。醪酒旨清。又將蒙旣醉之福。隆漢家推食之惠。增周室錫朋之休。又有云。良金燭乘。嚴寶勒于天駒。藻帛絢文。雜華章于笥服。拜漢庭之寵。雖慚稽古之工。報周雅之章。願上如岡之壽。數篇命意措詞。並無一雷同者。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叙。顓氣肅乎西成。珠緯纏空。祥輝麗乎南極。乾文燁潤。宵景澄夷。又

日薦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

四六貴出新意。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閱景于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于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兔暉增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大尉謝賜神宗御集。

表云。鳳生而五色。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烹之。僧歸覺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申理。元發立成其警句云。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卽日傳播諸郡。

上官榮傳逐鹿之犬。豈顧耶二字。出此。按天問實有顧兔在腹之句。

滕元發賀呂正獻公公著丹相啟云玉橫釣瀨家
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
大抃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
時稱誦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
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
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上官至侍
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
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滕元發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
不合遂出爲帥後中飛語再謫知筠州托汝陰王
公經之父撰陳情表自辨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
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汝陰手揮涕曰此予心欲
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
湖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
壻何洵直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回清風樓下雨

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
裡謫仙人。蓋公初第卽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
道辟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
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
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元祐中汝陰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

董辰沅邊事辟汝陰通判沅州。汝陰已得陳留而
辭之。以啟謝君益曰。抱壁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
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孫公素賁除沔東轉運使。託汝陰代作謝表。蓋河
東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興
情百樂。興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
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
笑曰。公末篇乃寓忠孝之意也。

汝陰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
邵毓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汝陰以啟賀之云教
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竚興前古之歌
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啟也

顧敦詩起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汝陰同官素
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
頭作謝啟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真探領下
之珠適遭其睡汝陰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大恍惚

耶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
州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
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
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
衆所怨太師戒之因作啟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
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

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糞窮措大其人應聲對
曰善食倉米老衙官。

小一

二



